

# 目 录

## 情缘村庄

*Qingyuan Cunzhuang*

- 
- 2 守夜的人 / 黄 胜  
6 情缘村庄 / 天天真  
9 火塘暖烘烘 / 杨天元  
11 老屋·老人·老事 / 蒋娟芳  
14 站在时间的边缘 / 刘景婧  
17 我和父亲 / 韦金谷  
20 外公·爸爸·我 / 陆中月  
25 乡村：诗意的向往 / 任朝乾  
28 故乡的麻圆 / 廖亚丽  
31 美丽的村庄和我 / 覃荣韬  
34 怀想故乡荷花绽放的日子 / 李昌友  
37 大山的诱惑 / 黄 璜  
40 外祖父的烟斗 / 赵晶晶  
42 土鸡蛋 / 古秀芬  
46 思念家乡的味道 / 涂庭达  
49 瑶乡深处的村庄 / 莫郁馨

## 山水写意

*Shanshui Xieyi*

---

- 59 古井长满青苔 / 梁 乐
- 63 宁美湘山寺 / 蒋娟芳
- 67 摇滚时代里的古典情结 / 韦文君
- 74 深夜不讲故事 / 秦广泉
- 78 石阶延伸 / 雨 彤
- 81 望江如静 / 苏 聪
- 84 反“弹”古镇 / 苏 聪
- 89 静待黄昏 / 苏 聪
- 92 永恒的美丽  
——宜州印象 / 伍春艳
- 95 凤凰二题 / 伍春艳
- 98 身居樊笼心忆莲 / 苏正委
- 102 古道石塔  
——献给一棵开花的树 / 廖亚丽
- 104 暮色龙江 / 王艳艳
- 107 音乐之声 / 莫 斐
- 110 如影随形 / 廖初弟
- 112 花悟 / 李良秀
- 115 梦里水乡 / 黄 芸
- 118 梦里水乡 / 郭红央
- 120 在秋天临水而居 / 郭红央
- 122 冬日三章 / 陈雪珊
- 126 无言的旋律 / 天天真
- 128 山水写意 / 陆中月
- 131 花间轻唱竹枝词 / 彭冬玲
- 133 漫话更何山 / 甘宗安
- 136 冠英亭 / 韦棕菲
- 139 龙江夜月 / 韦棕菲

- 142 怀念三月三 / 杨 雨  
145 难忘傣族泼水节 / 杨瑞芬  
148 雨巷 / 罗 萍  
150 爱你没商量 / 吴珍琦

## 只是路过

---

- 155 一些关于感悟的片断 / 杨天元  
159 最熟悉的陌生人 / 天天真  
162 只是路过 / 丘 琳  
167 走在春天的夜里 / 举 子  
170 “无情”的情人  
    ——读杜拉斯《情人》 / 刘景婧  
173 从右江到龙江 / 梁 乐  
176 孤独的行走 / 覃荣韬  
179 大地的根苗 / 覃荣韬  
182 想起海子 / 覃荣韬  
185 有那么一棵树 / 廖亚丽  
187 行走于土地上的片段 / 黄柳红  
190 心痕 / 苏 聪  
194 小店 / 苏 聪  
197 童话里的阳光 / 陈雪珊  
200 点潮散文两篇 / 点 潮  
204 生命真相 / 刘兰芬  
207 雨中寄情 / 刘兰芬  
210 等待春雨 / 权 晟  
213 在落叶的时光里想念春天 / 雨 彤  
216 秋绪 / 黄晓璐  
219 断章 / 韦艳李  
222 十月·回眸 / 韦艳李

- 225 午夜有雨 / 韦艳李  
228 爱上这陌生的城市 / 彭罗妮  
231 聆听黄昏 / 郭红央  
233 好好走下去 / 甘宗安  
235 松树·野花·我…… / 彭冬玲  
238 黄昏·小道·我 / 任朝乾  
241 香樟树 / 谯丽  
244 樱桃熟了 / 谯丽  
247 看！春来春又走 / 赵芳莉  
250 江边上的那片红砖瓦房 / 黄海珊  
253 一个人的夜晚 / 韦歆  
255 幻梦消逝在起点 / 廖初弟  
258 灯下漫话 / 谢友媚  
261 十八岁那年的花儿 / 郭红央  
263 怀念收信的日子 / 李莉丽

## 岁月青烟

*Suiyue Qingyan*

---

- 266 北斗星的故事 / 黄胜  
268 独石桥 / 黄胜  
271 蹚过记忆的河 / 蒋娟芳  
276 穿透黑夜的眼睛 / 梁乐  
279 又见古龙 / 糊涂生  
284 融 / 杨天元  
288 一药千年 / 丘琳  
300 寂寞在唱歌 / 丘琳  
305 回家 / 天天真  
309 日暮苍山远 / 赵芳莉  
313 有一种声音在回响 / 秦广泉  
316 透过窗子 / 举子

318	岁月青烟 / 雨 彤
321	父亲·脚踏车·女孩 / 黄 芸
324	漫步“伊甸园” / 黄 芸
327	一场关于樱花雨的梦 / 何镇柳
332	灵魂依旧 / 郑兴国
335	深夜，一匹马在赶路 / 黄柳红
338	恒久的温暖 / 黄柳红
341	二娘 / 陈启凉
345	姐姐和桃树 / 陈启凉
350	刻在横县的幸福时光 / 刘景婧
353	冬天没有星星 / 覃小杏
356	茉莉花香 / 陆中月
359	请帮我摘一片绿叶 / 刘彩云
362	那年夏天 / 陈燕红
365	曾经幸福 / 刘兰芬
367	这月·那月 / 陈桂银
370	爱海滔滔 / 罗 萍
372	遗忘在角落里的记忆 / 甘宗安
375	回头看看 / 牛冰冰
378	藏在岁月里的感动 / 李莉丽
381	母亲牵挂女儿 / 李莉丽
383	润发细无声 / 谯 丽
386	点评者简介
389	后记

情

缘村庄

*Qingyuan Cunzhuang*



## 守夜的人

黄胜

2

天气不是很晴朗，空中飘着一朵灰云，很大，遮住了三分之二的天幕，却没有挡住太阳的光芒；太阳挂在西边最低的山坳里，散发着最后的热量，但已无力与深冬的寒风相抗。人们也不再相信它的温暖，纷纷坐到火炉边，开始除夕的年夜饭。

饭后，全家人围在火塘边闲聊，等待春节联欢晚会的到来。可是，电视画面突然被密密麻麻的雪花代替，还没来得及惊呼，“噗”的一声，电视画面和电灯一同融入夜的黑色中。屋里，除了火塘，一片漆黑。屋外，整个山谷也是漆黑的，嘘声、骂声顿时响起，回声在山谷中反反复复，震耳欲聋。

山谷四围，是云贵高原边缘陡峭的崇山峻岭。谷中，有四个村子，东边是我们的村子，地势最高，叫堡上，西边的村子地势最平坦，面积最宽，延伸占了整个谷中心，叫中村。河南岸的一个村子，从一座颇有历史的古桥头开始向山坳里延伸，叫桥头村。北边，是外乡人搬迁进来建起的村子，叫新村。四个村子，几十年来都在暗中较劲。其中，以我们村和中村的竞争最为激烈。

山谷中，上千人的嘘声和骂声持续了几分钟后渐渐停了下来，大概觉得无聊了。除夕夜停电倒是头一回遇上。看着远处轮廓模糊的山峰，我想今年的除夕不怎么好过了。父亲说：“是人为的关电，大概在整修，等下会有的。”然而，事情并非像父亲预料的那样顺利，等到十点钟，山谷中家家户户还在守护着昏黄的煤油灯光，山谷宁静如熟睡的婴儿。

门没有关，一道黄色的亮光从门口射进屋子，随后跟进一

个人，高瘦个子，是村北的黎哥。我招呼他坐下，他说：“不用了。我那儿准备了消夜，等下一起过去啊。”父亲立即说好。我们笑着摇头，按我们家乡的习俗，二十岁以下或过了二十岁还未成家的人，通常很少和父辈同桌喝酒。黎哥很清楚这一点，也笑了笑径直从后门出去到其他家继续请人。黎哥刚走，靖嫂就进来对母亲说：“婶婶，我那儿弄了些点心，一会儿过去尝尝啊。”

没一会儿工夫，村子里的灯火一家家熄灭，黑暗越扩越大，只剩下村北黎哥家粗鲁豪迈的笑声和村西靖哥家明亮的灯火。全村的男人都集中在黎哥家，全村的女人和孩子都集中在靖哥家，老人们习惯了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剩下我们三个，在男人的酒桌上不算男人，在女人群中又不算孩子。全村处在这种尴尬境地的还有一个人，刚想到他，就听到一个脚步声从漆黑的门外响起，很快走进屋来。瘦高个子，脸很圆很白，果然是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老高，他一样无处可去。他刚进来就说：“第三集团会议。”“牌桌上说话。”

村北男人们的笑声越来越没有节制，村南女人们的说话声也渐渐大了。时间随着我们手边的瓜子的减少而迅速流逝。山谷的南边骤然响起了一串鞭炮声，打破了村庄的寂静，也惊醒了沉浸在聚会喜庆气氛中的人们。杂乱的脚步声在炮火声中响起，那是村里人急匆匆赶回家点响新年炮声。

没有电，也没有了北京时间的倒计时，新年炮火也就没有那么准时，那么整齐了。东边响起，西边落下，此起彼伏，断断续续的，却也别有一番滋味。一年一度的烟花比赛却没有错过，全村人不约而同地将所有的烟花都集中到村口，看到中村上空有火光冒起，他们已经先点了，我们也立即点燃烟花。两村的烟花在空中争奇斗艳。

就在两村的烟花开得正好时，新村上空的烟花也爆炸开来，顿时，三个村的烟花同时在空中绽放，将整个山谷照得通明。没过一会儿，桥头村的烟花今年也不甘落后，跟着绽放，毫不示弱，没有电的夜，整个山谷上空更为明艳，天幕和地面以及四围的山壁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烟花比赛持续了十来分钟，三个村子的烟花已全部放完，而新村上空的烟花依然灿烂依旧，那烟花对着我们嘲笑，正在骄傲地宣布他们是今年的胜者。烟花绽放那瞬间的亮光照在村里人神情怪异的脸上，是恐慌，是惊讶，是无奈，在闪烁不定的火光中不断变换着。

在此之前，每年的烟花比赛只有我们村和中村参加，其他两村只在我们放完之后才放一点作为收尾，也许，我们太在意两村之间的争斗，却忘了一直旁观的两个村子，如今已今非昔比。就像这次比赛，新村的反客为主使我



们都措手不及。

今年的烟花比赛，胜者不是中村，也不是我们村，村里人在新村的烟花谢了之后，还在黑暗中静静立着。寒风愈吹愈烈，空气的温度也一点点下降，女人们议论纷纷走了，男人们骂骂咧咧地离去。

我们说了要回去打牌，但谁也没有动。若动，也只是用脚去踢一下地面上烟花筒。没有电，阴郁的天空也没有星星。看着谷中的竞争愈演愈烈，我们不知道几年之后，这场竞争是否还在我们身上继续演绎。眼睛朝着有暖气散发的地方看去，谁也不敢做出确证，正如此时谁也看不见黑暗中的对方。其实在这寂寞的山谷里，正是因为这些竞争，才使得人们的生活充实而有趣。

夜更深了，寒气更重了，村北黎哥家男人们的猜码声越来越粗犷越来越迷糊了，村南靖哥家的灯火越来越暗。很快，杂乱的声音穿过深夜的村庄，从村南到村北，是女人们一起走过村北把自己的丈夫接回家去。男人们在女人们的搀扶下，摇摇晃晃从黎哥家出来，嘴里大声嚷嚷着他们永远也回忆不起的话语，被山壁挡了回来的回声，一样的浑浊不清。莫非今夜大山也醉了？醉了也好，看看那些醉了的男人们，他们是最幸福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像孩子一样真实。此时，他们最大的负担，是满载酒水的肚子；最大的责任，是算清他们喝了多少酒；最大的成就，是拥有比别人更粗豪的嗓音。

风小了，阴云散了。新年的第一颗启明星，在村子刚恢复平静时悄然升起，谷中醒得最早的公鸡用它那引以为傲的鸣声打破了刚刚恢复的平静。今夜，属于我们的时间很少，但却是最幸运的。一直以来，已经习惯了借春节晚会的热闹来增添新年的喜庆气氛，今夜却换了一种完全不同以往的方式来庆祝，尽管我们依然在充当观众。但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已经非常难得。

黎明的曙光均匀地铺在山谷中的每个角落，一切尽是那样的纯净和安详。

（原载《南楼丹霞》第56期）

### 【作者简介】

黄胜，男，壮族，广西天峨人，1985年生，2006年7月毕业于河池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 【作品点评】（映川）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篇文字不自觉地让我想起鲁迅先生的《社戏》，很淡，

很轻雅，还有一种忧郁，仿佛热闹总是别人的，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虽有怅然，却也不失落。这也是黄胜散文最让我欣赏之处，态度平和，情感总在不经意间流露，捕捉到就是你的，捕捉不到它也不强求。

年关是一年中热闹的日子，城里人有城里人的活法，村里人有村里人的乐道。村上成年男子喝酒，女人孩子吃点心，“夹缝中”的三个男人打牌，各有各的归属。凑兴的还有烟花，那是世外桃源最后一点争强好胜的明证，哪个村烟花烧得最多，成了胜利者，败者无伤大雅地悻悻。一年甩在身后，新的一年又开始了。这就是我们日复一日的的生活。



贫困愚昧是村庄的主色调。知识成了山里人唯一永远的追求。

——题记

缘于贫瘠的村庄，为了另一种命运，我离开村庄，离开世代不变的黄土，离开白发苍苍的母亲。

通往城市的路，在一些地方弯曲成蛇状，类似于母亲为我折叠的嘱托，没有尽头。无数个日子，母亲守望着起伏的山头，等候我归来时，用我铿锵有力的双臂，为村庄披上时代的新装。

离开宁静，奔腾的热闹汹涌着我。我却认为城市的这种格调不属于我。在城市与村庄的边缘，我沉醉于另一个丰富的世界，沉迷于那种文字组合的美妙神奇之中。我怀揣着村庄，不断地窃取书本的营养，丰富我贫瘠的思想，美化我纯净孤独的灵魂。大多时候我觉得我无处不在。

拾起生活的尘屑，神经倍感疲惫。远近起伏的爆竹声，带来村庄遥远的贫困气息，四季轮回的劳作已充满的沧桑弥漫着我。我怅然了！

轻轻地摊开古老的《诗经》，企图让那份莫名的怅然找到搁置的角落。这时，母亲来了电话：村庄下着雨，山上的草青着呢！地里的禾苗油绿油绿……我一下子沉默了，村庄的雨落在了心里，湿漉漉中带着那股久远的清甜。母亲轻柔的声音再度沿着电话线荡来：读书可别累坏了身子！末了又补上一句：那本《诗经》还好吧！我觉得眼睛被雾蒙蒙的雨打湿了，母亲总

能理解我莫名的怅然，及时地给予我最温柔的抚爱，云雾缭绕的远山，雨丝溅湿山石，轻风细吻树叶。母亲的抚慰从这电话里远远传来，我觉得生活的尘垢一下子脱落了。

轻翻着古老的《诗经》，那与现代极不相称的气息，让人觉得苍茫的天给予人的是一种陈旧发灰的印象，斑驳得似乎要脱落的沧桑，然而这是一种妥帖、温暖、亲切的陈旧气息，是远古族长老爷爷留给我的力量。据母亲说：我的这位老爷爷，是我们这一族的族长，生活在苍老的深山里生活清苦苦不可言。有一年，族人遭到天灾，颗粒无收。老爷爷为了拯救善良贫困的族人，走出大山，遇到一位异人。他送给了老爷爷这本关于农事的《诗经》。老爷爷归来后，为族人带来了科学知识，苍老的深山不再苍老，它在这种力量下绽放着生命奇异的光彩。这是不是传说，我无法考证，但我确有这么一本古老的《诗经》。也许母亲只是让我知道：贫困与愚昧唯有知识可以征服。而许多年后，路在自己脚下延长了，我还知道了它丰满着一个人的灵魂，以至在我老时，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还年轻！

在读书求知的路上，母亲让我随身带着这本《诗经》，以及每一次善意的提起，是何等的意味深长哪！春天阴沉的黄昏使空间有了一种质地沉重的感觉，多雾的季节则让玻璃有了新鲜的泪痕。我用手抹了抹，一股冰凉抵达内心，我年轻蓬勃的脸很抢眼地跳将出来。玻璃上我的眼睛是清澈明亮的。曼妙的感伤、莫名的怅然顿时消失殆尽，我看见湛蓝的天空，云彩翩翩起舞。激动的泪水不小心滴湿了我弯弯的睫毛，恣情的笑意掠过城市的热闹，冲破一季的苍茫，抵达遥远。那里有个未来等着我灵巧地剪辑。村庄，历经磨难却平静无语，它给了我放牧一种抵触心灵追求的力量。村庄，你真的需要什么吗？我荣归故里或者那虚浮的荣耀？可纵然我一事无成，你都温暖着我，以你古朴伟岸的姿态拥抱我。我带给你的是一路的风尘，而你给我的则是高贵雅致的灵魂，我因你而丰满迷人。

在活生生的城市，我无端的思绪常常念叨着你：母亲说村庄下雨了，雨还是那么的多情缠绵吗？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是否正安然入睡，梦里有我归来的脚步声吗？活泼可爱的小鸡是否记得黄昏之前回家？可别急坏了慈祥善良的庄稼人。独在异乡的深夜，村庄也许已沉睡，黄土地在吮吸着甘露，我怀着对村庄深深地谢意投入了奔腾的洪流。

（原载《河池日报》2005年1月10日第3版）



### 【作者简介】

天天真，女，原名周锦苗，广西都安人，2007年7月毕业于河池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爱好文学，有不少作品散见于校内外各类刊物上。

### 【作品点评】（李琨）

天天真于2005年1月10日发表在《河池日报》的散文《情缘村庄》触动我的是作者毫无遮拦地向读者展开她的心灵的门户，让读者走入，听取她抒发来自生我养我村庄的情缘。每个人都拥有生养自己的一片热土，每一个离家在外求索的游子，也都会怀着衣锦还乡，重铸村庄辉煌的理想。离开故土的游子，无论浪迹天涯走得多远，也无论是成功或是失意，静夜无奈之际，身心疲惫之时，或是因了一点点来自故乡的消息，总会不期然生出一种乡愁的冲动，故乡的缠绵细雨、晨曦黄昏、土路牛车……会纷至沓来，浮现在人的脑际，牵动人的心魂。

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伴着我们对世界的最初的感知，伴着我们留下人生的第一个脚印，伴着对于我们对于欢乐、幸福、痛苦、焦虑等人生感受的第一次体验，明晰地烙印在我们的心中，融会为心灵一隅的诗意之地。《情缘村庄》就是一阙流注着作者对故乡深深爱恋的雅洁优美的辞章。作者提笔点题：贫困愚昧是村庄的主色调。知识成了山里人唯一永远的追求。文章中，作者将自己的情感寄寓于叙述的对象之中，借助写景叙事，随事兴感，因景写情，在情感的抒发中将读者带入美的境界：村庄，历经磨难却平静无语，她给了我放牧一种抵触心灵追求的力量；村庄，纵然我一事无成，你都温暖着我，以你古朴伟岸的姿态拥抱我；村庄我因你而丰满迷人。

村庄实在是在人生的搏击中不能缺少的一隅诗意之地，因为我们需要在那里让我们可能已经疲惫的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我们需要在那里让我们可能已经残损的精神得到修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天真笔下的村庄其实是人的情感甚至生命的某种依傍，作者对于村庄的情缘爱恋，也是人类共有的一个无法化解的“情结”，假如化为词章，这爱恋也一定会成为一抹绵绵无尽的情思，流注于字里行间，使文字平添许多诗意和美丽。

## 火塘暖烘烘

杨天元

不知为什么我总对家乡的那火塘情有独钟，对火塘的迷恋是与生俱来的，在梦中常见那暖烘烘的火塘，那一串火一样欢快的笑，感觉到的是那份家人围坐火塘的温馨。

童年时，家乡家家都用三脚架来生火取暖，烧火煮饭，我们叫做火塘。天冷的时候，大家都围在火塘边取暖，侃家常，也可以吃上最原始的火锅，其乐融融。在春节前后，火塘的火要一直烧着，就像我对火塘的那份情愫一样，一直燃烧着。

那时在家乡，谁家的火塘烧得最旺，烧得最久，乡亲们就爱往那跑，那家的人缘显得格外好，在那里就飘荡着许许多多的笑声和一些有鼻子有眼却怎么找不到根据的关于祖先的传说，而孩子们在意的只是火塘中的红薯熟了没有。那时，老家没有电视、电影，到了晚上，乡亲们都会不约而同地围坐在火塘旁，喝上好几碗自家酿的“土茅台”，酒杯把笑声碰得更为响亮。火塘烘暖了我们的生活，也延续着一种远离繁华的充实和快乐。

喜欢大人们像火一样真实而又热烈的快乐，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火塘红薯的美味，也喜欢给长辈们倒酒时清脆的声音，我愿拥抱火塘。然而对火塘一如既往的依恋，却源于童年时那些美好的幻想。尽管我已经随着胡子的变硬变长知道了那些幻想的缥缈，可那暖烘烘的火塘，多彩的童年，却一直在我心中燃烧着。

春节前后，火塘的火是不能熄灭的。爷爷说：“天冷了，那些祖先们，会在每年的春节回到家里，他们要在火边为我们



祈福。火不能熄，不然祖宗们就不会保佑我们来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年少的我特信爷爷的话，总在半夜里爬起来，躲在门背后，想偷看我的祖宗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如何给我们祈福的。爷爷从没告诉我为什么见不到他们。所以很多年的春节我都半夜起来，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却都是带着困惑过了一年又一年。后来，随父亲进城，就很少看见火塘。而且家乡几年的发展，火塘也被沼气、液化气取代，火塘也就渐渐被疏远了。在这个小城里，每家都安上防盗门窗，老死不相往来。家乡的火塘似乎成了一种记忆，那份温馨与融洽，好像在现代文明中淡淡地变成云烟，萦绕在只属于记忆的天空里。

这个春节，我又回到老家。那几天，家家都烧起了火塘，又听见爷爷说：“现在家家有电视，晚上再也不用挤到一家去围火塘了。但是春节的时候，火塘的火还要烧，还是不能熄……”除夕夜，全家人坐在火塘边守岁，爷爷又说起了那个传说，我七岁的弟弟突然问：爷爷，今晚我们等祖宗来给我们祈福？我笑了，我看到了当年的我，只是不知道他是否会和我当年一样在半夜爬起来，偷看我们的祖宗如何祈福？

有些东西被现代文明取代了，而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故事没有变，那份亲情与孝的传统没有变。

### 【作者简介】

杨天元，男，广西巴马人，1983年生，2007年7月毕业于河池学院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 【作品点评】（李琨）

阅读杨天元的《火塘暖烘烘》就像在阅读一份亲情，阅读一份温馨，即使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心里荡漾的也是温暖和惬意。文章中流淌的强烈的对家乡火塘向往的生命意识和浓厚的思乡情感化作灵动炽热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在成长的道路上无时无刻不再牵挂着家乡的火塘，无时无刻不被火塘温暖着呵护着。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现代化的取暖设备的出现虽然使火塘成了记忆，可是作者依然在爷爷的感染下执著于由火塘而凝聚的亲情和孝悌。

文章的叙述富有诗意，场景的描写生动神奇，语言真挚朴素，如行云流水。字里行间流淌的乡情，给人以温暖；情节简洁明了，文笔优美清丽，作者通过自然流畅的叙述，以及我对，向读者倾诉着童年有关家乡火塘的故事，在自自然然中含着隽永的情思，在纯纯真真中透着理性思考。

吱呀一声，那扇紧闭的大门被推开了，沉睡许久的空气仿佛又被唤醒，迎面朝我涌来。昔日热闹的老屋空空荡荡，只剩下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一起继续守护着这个干瘪、凄冷的空壳子。

老屋修建于上个世纪兵荒马乱的年代，两户人家因无处落脚且家里孩子又多，大家便凑钱，合力修了这一座房子，一砖一瓦，一木一椽，全部凝结着上辈人的心血与辛酸。房子分成上下两个堂屋，中间是一个天井。一到晚上，煤油灯便亮了起来，小孩的哭声，大人的吵闹声，鸡鸭进窝的声音以及巷里的狗吠声全部交织在一起，骄傲地展示着与动乱不和谐的一份安宁。晚饭过后，坐在自家堂屋，仰望天井上方的天空，便可见星星正在调皮地对你眨眼。于是几个孩子趁着大人们不注意便偷偷溜了出去，在月光与星辉下奔跑在小巷中，田野里。等到大人们站在自家门口扯着嗓子呼喊他们时，他们才拍拍身上的尘土，用小手梳理掉粘在头上的稻草，信誓旦旦地约好再次碰面的时间后，才依依不舍地回到老屋中。

浓密的硝烟和孩子的哭闹声渐渐消散在村庄的上空，老屋和老屋里的人也渐渐地镌刻出岁月的沧桑。老人们满脸的褶皱和一头银丝使人不由得怀念他们的似水流年。

老屋所在的村庄，处在广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换句话说那的人，只要翻过村后的几座大山便到了湖南，而湖南人只要顺着那条路翻过来便跨越了省。在老屋的上堂屋里就住着这样一位越过大山而来的女人。那个湖南妹当年是一有钱人家的丫



环，她不堪忍受被人驱使和虐待的生活，便逃了出来，然而偌大一个湖南却无她的立足之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只好选择了背井离乡。越过几座大山之后她来到老屋所在的村庄并嫁给了村里的一个穷小伙，开始她未知的生活。贫穷对于她来说并不可怕，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还会怕穷吗？湘人的泼辣、豪爽与桂人的勤劳、执著交融在一起，夫妻俩共同走过风风雨雨，而且养育了四个孩子。她的孩子很争气有两个还在大城市里工作，孩子吃公家饭、领公家钱，这已令人羡慕不已，然而，她的丈夫，却在好生活来临之际因病全身瘫痪，没过多久便离她而去了。女人病倒了被儿子接到了城里，但没过多久却带着一脸疲惫回来了，她说，外面虽然好，但她还是愚蠢地觉得不如自家的破屋住得舒坦。在孤寂的生活中，每次吃饭的时候她总是不忘在自己对面摆上一副碗筷，时常不自觉地往碗里夹肉，露出深情的微笑。

与上堂屋相比，下堂屋早已是人去楼空。由于老屋的大门就在下堂屋，所以每每从那过便看见了前青苔满地都是伴着空空的屋子，使人觉得阴森和悲凉。堂屋墙壁上挂着芳阶爷爷满是灰尘的遗像，显得很刺眼。有人说，人越老就越像个孩子，希望得到别人的关注与爱护。或许方阶爷爷就是如此，他总是干一些奇怪的事来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他住在离大门最近的房间里，每到夜里，他总是早早便将门拴好，这样晚回来的人不得不在门外请求他起来开门，往往他要等到满屋子的人都听到了叫喊声，才慢腾腾地爬起来，为此，那些爱出去玩的小孩常常被关在门外，他也常常被骂。每当两家人摆上桌子吃饭时，他就会故意将天井沟里的垃圾捞出来，搞得满屋子都是腥臭味，即使大家常骂他，但他仍乐此不疲。

然而，我们也有巴结他的时候，在小河边他料理着一个菜园，园里种着许多漂亮的花。当夏天里的月季开着或粉或红或白的花朵时，我们会在早晨或傍晚跟在他的身后，帮他提桶，拿水瓢，甜甜地叫他爷爷，然后跟他到园里看花。当然他是知道我们的鬼把戏的，所以当我们偷偷去摘花时他什么不说，直到我们的手被刺扎住，他才幸灾乐祸地大笑，不过他笑够了之后，还是会送给我们每人一朵月季，并叮嘱我们不要将花有刺的秘密说出去，这样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好戏看了。或许，与这位老人，我们唯有在这一点上达成过共识。

多少年过去了，大家已搬出了老屋，芳阶老人已渐渐被人淡忘，随着他的逝去，老屋的大门也无人去关，只有偶尔一阵强风才会使那扇乌黑厚沉的大门开了又关上，空洞的声音在老屋回响；天井里的垃圾也是越堆越多，臭气熏天；菜园因少了他的料理早已荒芜，那些花儿也失去踪影。其实他是一位非常